

正受老人崇行録

完

圖書印			
一	一	一	一
冊	号	架	函

11
10

019515-000-8

11-10

正受老人崇行録

今北 洪川 / 著

M10.6

ABG-0243



明 治 十 年 六 月 鑄

洪川禪師纂訂

正受老人宗行錄

臨濟宗大教院藏

明治十年國

正受老人宗行錄

聖都林下庵於禪傳後

如傳者情初標風解初多坤

一時名手存勳泉已自吾在年

三梅也。史記重立之於其

隆統之也。宗行錄

此如人持器者。身若可
子亦其誠。每。一。也。
如。月。年。三。也。

因是世間成款



王國英人書行錄
百
月



正氣豈難神機獨
也。中。智。初。也。以。後
也。也。也。也。也。也。也。

父子寫和院公復法
大小飛虎乃是此
飛犯彌年檢款結案
昨來之更練及法多

任子于八月廿五日結賊
皆是結案數因一
着之系明出以為序

明倫十卷二百一四

三原如公七十五
李象山如之



正受老人崇行錄
附語偈
書籍類

崇行錄附語偈

圓覺沙門

今北洪川

纂訂

師諱惠端。字道鏡。一名的翁。信州飯山侯松平遠州
櫻井庶子也。師生狀貌傀偉。氣宇寬宏。在侯家鞠養。
時有一老宿。侯居常就而問道。師十三歲時。一日侯
請老宿登城。諸公子各携紙來。乞書佛名以結勝緣。
師亦乞之。老宿熟視師面曰。但子不可與矣。師云。何

為曰。子有個觀世音。非我筆頭可比。師云。指何物謂觀世音。曰。問取自己。莫問別人。師沈思久之。自是著疑。至時時廢寢食。亦來每大疑現前。起而忘坐。坐而忘起。或不知其所在者數刻。候驚令人搜索。多於廁上得之。候以為痴頑。十六歲時。偶上閣次。及梯之半。級凝然不進。須臾顛墜如熟果。氣息絕如死人。衆驚愕。洒水其面相號。師忽蘇息來。豁然大悟。拍手呵呵大笑。人皆以為風狂。於是師頗欲就識者證其所悟焉。城下有密宗僧。即夜叩之曰。密家亦有悟道事麼。否。僧曰。悟道者禪門所宗。密乘今不論之。師云。我既

大悟矣。然自不辨真偽。為之如何。僧云。禪門有少室六門集。聞達磨大師語也。中有悟性論。專說證悟事。師曰。可得聞乎。僧即出六門集讀起云。道者以寂滅為體。修者以離相為宗。師遷挪揄云。止止。我深領旨矣。從此愈益勵精。避人兀坐。潛修密煉。而人莫知之。十九歲春。隨侯來荏戶。參詢都下之知識七八。負總不愜。師意。時有僧無難者。帶愚堂之印。住荏戶麻布東北菴。門庭峭峻。不拘規矩。不貯衣具。居常布菴而坐卧。師遂到東北菴乞謁。難纔見師來。命令卷菴。師竊意是真我師也。往復論數多時。難知其為法器大

悅師切乞祝髮。難許焉。即日剃髮。命諱曰惠端。初師從侯來荏戶之翌日。飄然出門。數日不還。郎使隸奔走于東西。百方覓之。既而聞師在東北菴。祝髮。郎中皆驚。於是重臣倉皇如菴。詰難云。聞寡君之公子投和尚祝髮。何為不通一言於郎耶。是必和尚強之矣。難乃使雛僧持一盤水來。而置使臣前。使臣云。欲為何。難曰。請卿濡髮哉。吾將剃卿之髮。重臣怫然怒。難曰。看卿之髮。吾欲剃之。而卿不肯。則吾不能剃焉。公子之髮。即公子自剃。何關老僧。使臣無辭。厚謝而去。師終不還。郎頻入難之爐鞴。朝參暮請。一日屋漏。難

命師登架上覆之。難自下。以杖拄其足。心曰。香巖樹上作麼生。速道速道。難數下惡辣手脚。大抵如是。師參扣不倦。久而徹佛祖骨髓。後往東真。參席哉。一源等諸老數年。復皈荏戶。再謁難。難授國字書。謂云。是予睡中謔語也。師披閱兩三紙。起投爐火。難云。你作什麼。師云。老漢作什麼。難即休。難一日以東陽所傳之碧岩集附與師。師亦不受。難又私意。令師繼吾法席。良喞之。師辭曰。弟子不德。不堪住都下之院。專欲隱山林以養道體。難不許。師固辭歸于信。遂就模澤幽邃處誅茅。結正受菴。菴在飯山村與母俱隱居。母氏

亦有識見。每夜子母法話以為樂。有時到天明。師門風孤危。緇素絕迹。一日東奧大岳徒回首座者至。此僧夙具智見。自負才力。周遊天下。以試宗匠為常。路過信。聞師名將試其勝劣。遂來菴乞謁。偶會師不在。乃見其母云。菴主何處去。母見其言辭之不遜。答云。菴主在上座肚裡。著草鞋豎四橫三。上座因甚不知麼。回云。婆亦解這般舊葛藤那。母曰。舊葛藤且置。古人道。不明三八九。對境多所思。是什麼義。回擬議。母即執杖打趁出。回走出門外。躊躇久之。比暮。師自外皈。曳杖上磴。回見其風標森嚴不可犯。不接一問。驚

畏而去。後來回逢人常說。悔昔年不入菴主門。一日有武夫來謁云。從少好擊劍。精鍊二十年。盡究諸家真義。近欲得一家秘訣。苦吟數月。雖究百端。未能極到其妙。師豈無方便耶。師起握雙拳打三下。而一蹈踏倒。夫豁然有省。亦來伎大進云。於是鄉黨武夫十數輩。就師問道。一日請師獻茶。茶後各操木劍相戰。使師點檢精粗。武夫等謂師曰。於理吾輩固不及師也。然於事師亦應不及吾輩矣。師云。汝等欲打我。即任打。只恐向老僧打不著。夫等相顧曰。吾輩打師。豈其難乎。師試允一刀子耶。師云。允焉。夫云。請師亦用

刀子。師云。余是佛子。何用刀子。者個即可也。持小團扇曰。汝試打看。若纔打著我。許汝甚妙手。夫乃發聲而向。千變萬化。盡其伎。而木刀之所觸。但團扇而已。遂不能打師。悔謝而去。後有僧問師云。悟道事且置。學何等事。以得擊劍之妙耶。師云。正眼明白。豈劍術云乎。汝纔聞名。早異了也。劍路分明。當途打途。若能如此。萬不失一。一夜。奮參居士來集清話。時外面黑。一居士見師起趣。廁。就或居士耳語曰。試見吾輩驚殺者老漢。直窺暗處立。見師出廁。驀地攔胸捉住曰。是什麼者。師恬然答曰。吾亦不知。寶永初年。鄉人於

山間捕乳狼。畜于家。遂為狗咬殺。自此每夜群狼來村落。怒號怨叫。破牆穿壁。多害人子。鄉黨大憂。薄暮鎖門相戒。師聞之。往處處葬埋場。打坐到天明。凡七夜。後語人曰。群狼相集。嗅吾咽喉。吹吾耳邊。是我試正念工夫相續處也。又一時。信之山中有青。膨。膨之妖厲出焉。行人一見必死。師聞之。從容曳杖而至。薄暮厲果現形。瞥見師面。即滅。後不復現。云。當是時。駿州有僧白隱。惠鶴者。一字鶴。林字。大擔。一旦所見。併吞諸方。掛錫于越之英岩。性微。天和。目會。人。有一僧來。名曰宗格。面目嚴冷。顧視不常。人皆錯為膽大輩。鵠林異之。而

聞時時出言。自有非常旨。林因與格討論宗旨。格曰。如公頗尤物也。只可惜有到未到。公若見我老漢。必有可觀事。林就質之。格曰。我本信陽人也。信之飯山僻邑。有一菴主。名曰正受。端首座。乃愚堂之孫。而至道菴主。手度弟子也。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他毒手多年矣。林聞之。欲徑適見之。格曰。我亦知公器識。堪受他鉗鎚。然菴主門風。只但要求真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必莫告他人。唯公與我去而已。乃待散筵而逃衆。與格共抵飯山。先是林自恃得道甚易。格疾知之。徐誠曰。請公熟看傳灯录中諸祖行實。林乃閱

初祖傳。讀至曰。七歲出家得道。尚侍般若多羅二十二年。而盡其蘊奧。林始有大省。慢心稍滅。發增進智。時二十四歲也。四月。林隨格至正受菴。會翁川紫。格便通謁。翁小顧之。格曰。是駿陽鶴上座者也。切求謁翁。故誘來。翁曰。應格引林歸菴。林謂格曰。此老尊大。不屑我那。來日願要親面一上。格預白翁言。是小子親友。請師一接焉。翁許入室。林先以偈呈所見。師左手握偈曰。者個是學得底。那箇是見得底。便展右手。林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却。作嘔吐聲。師曰。趙州無字。你作麼生會。林云。趙州無字。無處下手。師以指抑

林鼻端云。多少下手了也。林遍體汗流。不覺拜伏。師大笑曰。此守藏窮鬼子。林無語。師曰。汝恁麼而意為足那。林曰。有甚麼不足處。師舉南泉遷化話。林掩耳出。師曰。闍梨。林回頭。師曰。此守藏窮鬼子。自是師九每視林。必罵曰。守藏窮鬼子。又有時師見林將入室。僅跨門。即曰。嗟窪矣。嗟窪矣。恰似在樓上臨深井。一夕師納涼坐擔端。林參來呈偈。師曰。妄想情解。林揚聲曰。妄想情解。師即捉住林。頭拳二三十。終擠堂下。時五月四日夜。霖雨後也。林輾泥水上。氣息共盡。少焉蘇息起來作禮。師曰。此守藏窮鬼子。林參扣不解。

師頻下惡辣鉗鎚。一日。林與師款話次。林問曰。洞上五位。其意如何。師曰。汝試道看。林呈所見。師笑曰。但這箇耳賊。更有別在耶。林瞠目無語。師大呵云。洞山五位。最不容易。古人切要使人明悟。後深淺而通徹。佛祖骨髓矣。若如汝所解。只是一場閑家具耳。洞山立許多階位。為什麼。林逡巡而退。林又一日思惟云。我既大悟。他總不知。輕賤我如是。不如出力法戰一場。輒入室商畧。師怒罵。林持論不止。師忽約住。林。噴拳五六。托開放擲堂下。其堂臨岸。疊石五六尺。林失心茫然。師臨視。呵呵大笑。林豁然大省。直昇堂禮拜。

通身汗流。師高聲罵曰。此守藏窮鬼子。林於是親參南泉。遷化話。寢食共廢。一日林有些子省覺。入室頻下語。不契。師唯曰。守藏窮鬼子。林心竊意。辭去。往他方。一日。擎鉢化于里落。到一家門。竚立。婆曰。過別處去。林工夫純一。耳聞如聾。婆大怒曰。者漢何不速去麼。直執大竹筴打林頭。擊破草笠。林翻然倒地。如絕息者。須臾蘇息起來。徹見南泉遷化話。其餘從前挾手脚不得底難透深旨。一時現前。不覺手之舞足之蹈。欣然飯來未跨門闥。師遙望見。以團扇招云。汝有何好事。速來速來。林以實告。師以團扇撫林背曰。徹

矣。徹矣。從此終休。罵呼守藏窮鬼子。寶永五年五月。

林欲往松本慧光禪院。受具足戒。師便說無相心地

戒授焉。

詳于下文

一日林入室請益曰。佛云寤寐恒

一。某甲實未到者境界言未了。師推倒林曰。道什麼。

威音王已前。威音王已後。未有一人不寤寐恒一者。

咄。汝道什麼。林於此頓領會妙旨。後師召林。親傳五

位真訣。至口授了。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師

唯默然。林頻請益。變盡為五之訣。師曰。豈一登而可

得究乎。汝只熟看洞山一人頌。莫管取餘奴輩說。以

陷孤窟哉。一日。師與林同赴施主家齋。中路攀躋岩

徑。至下臨千仞懸崖處。師遽顧林搗住曰。世尊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附摩訶大迦葉。是明何邊事。林便攔口與一掌。師即休。一日師囑林云。汝宜繼我住此菴。林曰。有格首座在。師曰。伊必不能成大業。不知養氣故。英如。格去。正受。之。滅。九。年。而。沒。鵝。林。善。一。日。師。謂。林。曰。想。令。你。至。我。養。是。以。壽。至。八。十。四。壽齡則必致一大盛業矣。我老矣。不能視之。殘憾。其後同友數輩。蹤林從越後來。林私謂。余在此菴。常乞食。僅自給。未嘗毫費菴主糧也。餘人不然。無實參操。恐妨行道。不如結伴同辭。而他日再來扣其餘蘊也。

竟辭。師相送可二里。親執林之手囑云。苦哉苦哉。佛法將絕。汝勉旃。誓當打出真正種草。一兩箇以挽中回古風焉。必莫多求。多求則大器難成。切莫忘却此一言哉。林伏拜聽師之懇諭。感淚浸襟。悄悄而去。師平生孤硬森嚴。怒罵呵咄。以為家法。從非人類之精奇。未嘗有人其室者。一生住菴。不求時名。常州大守屢請不趣。菴內無長物。弊衣蓬頭。神威可恐。終日當牖打坐。唯聞咳聲耳。享保辛丑十月六日平旦。趺坐書遺偈曰。末後一句。至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捨筆詠古歌。呵呵大笑而化。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第

子宗格奉全身葬於本菴側。越文政己卯二月。鵝林
老漢昇師法位於妙心第一座。號道鏡慧端禪師。三
光老漢扁其塔曰栽松。

垂語

師平生垂語曰。我此禪宗。衰廢于南宋末。至明末。拂
底滅絕。其餘毒雖傳在日域。恰如白晝見斗。汝輩具
瞎禿破凡夫。夢曾知之乎。誠可痛苦矣。

又曰。宋明之末。宗風衰替。禪徒悉成衆態。今其似何。
達磨九年獨坐少室。日夜寥寥。人無知他蹤迹。後來
曇希叟贊之曰。此土西天。示衲僧樣。老僧深愛此語。
只這一聯。足以盡祖道之妙矣。

又曰。近世衲子。把狗子佛性話。實參純工者。一箇半
箇亦無有。纔少參。則為自得為自悟。高談大口。只是

生死大兆。而栽培已見。增長我見。奈何祖庭猶隔天涯。欲到真正安樂田地。轉悟轉請。轉了轉參。果見祖師最後因緣。如見掌上。何故燈下不剪爪。示衆曰。夫正念工夫之端的。未悟入者。切須見真正導師決定願心。既得決定去。十二時中。四威儀之間。須以正念工夫不打失為第一。不見大惠禪師曰。那時是打失處。那時是不打失處。於一切處。如是点檢焉。此是從上諸聖。正念工夫親切樣子。則萬古不易之正修也。佛法之中。雖醜陋卑賤之小女。正念工夫無間斷者。為精進堅固有力大人。設令有七尺身財。

而逞身子滿慈辯智。無正念工夫者。名為殞爛膨壞死人。汝等切莫容易去。寔難保難持者。正念工夫大事也。末代弊風。人人名聞之心強。箇箇利養之情盛。雖儘現道相。而正念工夫決定之人實難得矣。况求正念工夫相續不斷之人。千人萬人之中並無一人也。老僧十三歲。信有此事。十六歲。打破娘生面目。十九歲出家。隨從無難先師。觸他毒手。幾乎十餘年矣。却後遁居此山。惟道是保。今既向七十。中間四十年。拋下萬事。杜絕世緣。專一護持將來。漸茲五六年來。覺得正念工夫真箇相續。若其追從檀那。諂媚施主。

希望名利。貪求財穀。而欲到佛祖境界。定可笑而已。又曰。欲學不斷坐禪。則入矛戟攻戰之巷。號哭悲泣之室。相模掉戲之場。管絃歌舞之席。不加安排。不添計較。束作一則話頭。一氣進而不退。譬雖被阿修羅大力鬼捉肘臂。走遶三千大千世界千回百匝。正念工夫片時不打失者。名為真正參玄衲子。十二時中。冷却面皮。瞠著眼睛。毫釐不得放鬆。至囑。又曰。雪竇曰。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同條生且置。不同條死。是明什麼邊事。又曰。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見千巖雪。句裏含機。

汝等作麼生會。道道。

室中示衆曰。陳操尚書。一日同衆官登樓。遙見數僧。衆官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尚書曰。不是。官曰。焉得知其不是。尚書曰。待近為諸公勘過。須臾僧至樓下。尚書召曰。上座。僧悉舉首。尚書顧衆官曰。不信道耶。汝等代官人。如何下語。令尚書喜道好知音。衆纔開口。便喝出。

一日。師執弟子來。附一僧云。日暮行施食會。食成。僧報云。食熟。師纔喫。僧問云。適來云行施食會。如何。師拈菜器云。這箇擲。

有一僧謂師云。若恁麼過。恐無利益。某願與和尚作
典座。待僧二三十人。不亦可乎。師咄曰。我未曾聞達
磨作陽祭陰祭去。

一日。師舉揚難透數段因緣。示鵠林曰。此是宗門奪
命神符。法窟爪牙也。四七二三列祖。唯傳此些子到
于今。寶鑑國師行脚後。此道今人棄如土。天下滔滔
唯有二乘小果族已。求當家真正種草。宛如日裏尋
星斗。今一掃我扶桑國。唯有此正受一負。自恨未得
附屬人。大法惠命如懸絲。你勤粉骨碎身。挽回此已
隧真風。粉碎彼斷見魔黨。為開國中興功臣。若欲折

伏法滅魔黨。須透過千仞荆棘叢。推倒向上關鎖。若
未能透過荆棘。推倒關鎖。爭得推伏法滅魔軍。勉旃。
一日。鵠林欲行松本惠光禪院。受具足戒。乃辭師。從
容告曰。禪門有無相心地戒體。名之謂金剛寶戒。或
謂圓頓自性戒。達磨大師曰。若欲見佛。須是見性。性
即是佛。佛不持戒。不犯戒。是無作妙戒也。前佛後佛
只言見性。若不見性。妄曰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
人也。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你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
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是則為三無漏學。從上佛祖的的相承。直到老野。是

非見性人。則師不能授與。資不得信受。須知無相心地大戒。得大難。奉事亦不容易。是即如來之知見也。三世十方調御師。為傳此戒體。乘願輪番番出世。若人欲得此戒。先須見性。若未見性。曰得此戒體。大妄語人也。你向後能護持如護眼目。如惜命根去。片時不棄廢。是寔真佛子也。譬有大身力鬼王。挾你狂走。遠三千大千世界。兩三匝。終擲下阿鼻紫煙裏。而不生一念恐怖。無纖毫異念。名之為真正持戒人。或墮叫喚衆合黑繩無間裏。受盡無量苦患。一彈指間。不打破此戒體。名之為真佛子。是故臨濟大師曰。一切

處心不異。名之為活祖。縱令你一食卯齋去。六時行導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去。不見性。不能夢曾見此戒。實佛法中死人也。只要一回汗流。冷暖親自知。若不然。窮餓交煎。餓父無禪。裸形窮子。非啻不能利他。自救亦不了。我故道。先須見性。師即合掌曰。無相自性戒體。祖庭心授秘訣。或名一大事因緣。又謂正法眼藏。祖祖相承。到今無斷絕。但在當人鈍工功積。實參力盡。最後放身捨命之一刹那耳。迷則全圓頓。無作純真戒體。為五濁充滿雜業穢土。會則全五濁。充滿雜業穢土。為圓頓無作純真戒體。一切處純

工無間缺。名之為真正持戒佛子。毫釐繫念。名之為波羅夷。只要險崖撒手。絕後再蕪。若或以紙授口。傳為得。以情謂計度為證。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是為增上慢人。盡是外魔種族也。向後得真正參禪。見性如見掌上。了了分明。底漢子。必密附之。如上秘訣。決非中下輩所以可信受者矣。行矣。你臨松本說戒場上。尸羅信受壇。莫生輕忽心。莫作容易看。內信受此根本性戒。外奉行五重十重戒品。誠所謂真佛子也。我其何言哉。於此鵠林聞未曾有真訣。誓首頂禮。銘心肝。鏤肺腑。泣淚頂受而退。并干鵠林開提記。今撰要記之。

鵠林一日入室侍立。師授五位真訣。且曰。祖師始施設五位大意者。令學者證得四智之大慈善巧也。大不同教家義論。所謂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是也。道流直饒三學精鍊。重多劫未證得四智。不許稱真佛子矣。道流真正參究。打破八識。賴耶暗窟時。大圓鏡智之寶光立地煥發。卻怪大圓鏡光黑如漆。是謂正中偏一位。於此證一分大圓鏡智。更入偏中正一位。修寶鏡三昧多時。果證得一分平等性智。始入理事無礙法界境界。行者於此未為足。親入正中來。依兼中至。圓證妙觀察智成所

作智二智。最後到兼中到一位。折合還歸炭裡坐。不知何謂。精金万鍛不再鑛。唯恐得小為足。可貴五位偏正功勳。非但證四智。三身亦體中圓焉。不見大乘莊嚴論曰。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具三身。是故曹溪大師有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你克護持焉。又曰。方今一掃四海。但是相似學標之死漢。見地不脫之宗匠而已。至佛祖傳來些子。未曾夢見在。鵝林謂人曰。予嘗聞翁之評論時。意謂而今列刹相望。名師互興。老漢何故如是憤激諸方耶。是所謂黨向我者。後來遊歷江湖。見數負宗匠。一箇不撞著具大眼。

目底真正宗師。始知正受之道。遙出諸方矣。

偈頌

偶成

匹似閑來無底船，是非海裡自安全。大都所載非他物，日月星辰代謝鮮。

或人難詰無底船，而綴文與詠歌以寄焉。余釋之曰：子之論似是而非，是泥事迷理者也。余所謂無底船者，以無已比無底。蓋無已則不著物，如日月運於大虛。古德曰：無底椀子盛將來，所盛是什麼。且子以有底為心，其意亦非也。又按子歌意，以作虛船為可。虛船誰使之乎。已無掉

郎以何為船用。

歲首

一二三陽萬國新。東君施設絕比倫。看看今日山山景。那箇枝頭不受春。

世送人以酒食或金貨。予薄福無一物可贈。故綴野語以充贖。

處世大方事。隨宜最是然。逆風無把楫。順水可行船。守短癡頑漢。忘才德厚賢。請君信得及。運用不過旃。有客來問法。

投老空山十五春。癡癡兀兀只因循。安眠高卧無他

事。何有工夫說向人。

歲首

東君來復自熙熙。百物生生似有怡。宇宙誰辭神妙化。萬靈何處謝無私。

全

物換星移曆日新。叢林風色競爭春。今朝人世盡多事。贏得山根一老貧。

全

淑氣纔催物物新。屠蘇三盞喜津津。多年戲植梅松竹。今日相逢是故人。

示徒

佛門祖域一都路。凡聖同居此箇中。遮莫諸方是非事。吹噓宇宙自由躬。

和入韻

單刀入祖師禪。外道天魔乞命全。獨步乾坤無伴侶。何勞默照止求玄。

偶成

祖域從來皆樂貧。子孫相續最堪貧。我儂未學先賢事。生本慣貧貧不貧。

吊亡靈

天地一同根。此間無別孫。怨親平等處。正是寂禪門。

仲秋夜雨

又是仲秋風色惡。家家門戶各堪悲。一更更盡天未霽。獨伴殘燈讀月詩。

初雪

銀雪紛紛四面來。村村頃刻玉樓臺。青陽不及玄冥化。處處叢林學白梅。

秋夜有感

秋夜悠悠眠不濃。幾回扶杖傍園墉。月傾西嶺愛宕寺。歌耳疑聞半夜鐘。

歲旦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天道自然化。萬邦何物辭。
全

半夜東風萬木新。青松一色四時均。依倚岩上凌寒
意。敢屬梅花不屬人。

苒若

井上高倚風味濃。諸人好是貯懷中。神農若在豈無
試。能散睡眠療鬱蒙。

和人悲妻死韻

雖花飛蝶駭。相與又逢春。無賴人間事。舊哀何日新。

秋夜有感

秋至生靈自感情。陰蛩促織訴長更。挑燈不睡夜將
半。添得連天寒雁聲。

贈醫師默菴

為訪君安否。杖鞋移遠程。對顏無別事。話盡許多情。
加須屋佳丈。與余結交十數年。于此其為人。身
任世事紛紛。心甘春園融融。或時袖仲秋夜兩
詩來。脉予其詩也。字法句法貫通上下。寔髣髴
於古。余亦不能箝口。聊綴俚語一絕酬之。所謂
方木投圓孔者耳。

今夜中秋已作明。披書傍燭到深更。隔年佳會命難定。堪聽茅檐点滴聲。

歲首

堯風蕩蕩等千里。舜日熙熙映万岐。天上人間清若鏡。不知何處謝無私。

訪僧

世外逍遙在此間。林幽人少自安閑。話長不覺日西沒。被駭鐘聲笑却還。

歲首

開房營設古城邊。後迤林巒前遠廓。等迓春來竹窓

下。四山美景對安禪。

全

深深雪裡一庭梅。半夜東風吹未開。預憶輕輕如吐葉。滿城遊士逐香來。

成道忌

六載凝神窮苦身。凡愚不識解心真。明星見了有何夏。亘古流今累幾人。

遊野澤

溪水遠擔敲耳清。夜深誤聽瑟琴聲。貪言山澤風流少。我覺人間極樂城。

夢遊廬山

一夜蕭蕭慰老生。廬山入夢太分明。覺來菴內寂無
事。遠寺鐘聲奪瀑聲。

龐居士指雪

東西南北白漫漫。龐老機先拈出看。堪憇藥山門下
客。被渠問著轉身難。

歲首二首

孤峯留我恰三春。深喜年來好隱淪。流水涓涓溪奏
曲。雲霞片片嶂纏綉。歌詩拍手助啼鳥。高枕放身思
故人。潤屋何知清淨樂。滿眸新景盡良賓。

闌寂幽棲地。春來清友多。千花期雨澤。万朵順陽和。
拍手催兒舞。稽顙聽鳥歌。任他塵世鬧。暢意住山阿。

和中野氏雪中待予之韻

年老心孤兀兀癡。竹扉深鎖出遲遲。何量風雪紛紛
節。乍得香泉眉宇披。

佛成道

盡巧勞心設化城。六年端坐不輕輕。後來莫認綵
雲事。今古明星輝五更。

歲首

宿雪漫漫凝不春。天公何故欲藏春。多年磨礮吹毛

五言集卷之八 仙 劍。兩斷虛空頭。露春。

示徒

一住此林丘。安身三四旬。昨聽千葉落。今見百花新。送月疾於箭。經年如轉輪。后生須努力。徒莫待來春。

和浮雲之韻

出處無物乍覆天。時時舒卷沒中天。徒藏明月與山嶺。豈是污虛空九天。

和

嗟君未老早頑癡。何棄心詩勞賦詩。妙句奇言都悶。寔。瞳眠高卧可撫髭。

歲首三首

鳥逢春暖歌聲滑。人遇年豐笑臉開。好是他時風靜日。戲隨蝴蝶到山臺。

年老心孤慮且痴。伴吾花鳥亦忘機。居常愛睡慵開戶。遮莫他人鼓是非。茅菴雪擁且無傳。獨向石爐春日幽。唯喜元朝沒意智。世人豈識箇風流。

暮春有感

榮花乍盡一狂風。蝴蝶飛來西又東。世上無常有誰制。一般難耐思冲冲。

計見櫻

計見宦櫻冠信州。詩庫難入絕言端。樹臺春暮何所似。恰若玄冥風雪寒。

七月為生靈回向

都盧大地是棚頭。森羅万象點其中。滄海傾淋一盆水。冰輪輾上玉灯籠。

豐田氏夜話。問修行之要。予作頌示之。

任物如來見。無為活衲情。莫隨他亂走。須換已凡睛。一念罷休處。當軒極樂城。迷聽經累劫。悟則剎那成。

射弓

羿之教射要。發必志於鼓。非易亦非難。機境妙回授。

偶成

閑人獨感倦攔干。春意何為不一般。昨夜東風梅園裡。南枝先笑北枝寒。

歲首

元朝貧活計。撥火蠖身伸。松竹梅三友。欣然同此春。佛成道

明星一見眼皮開。千載教人笑滿腮。如始慎終今古少。不堪寒氣出山來。

偶成

我見叢林風。舉家違法多。庭栽珍樹木。池放綠錢荷。
晝偏耽名利。夜紛溺愛河。厚親詢富子。說妙誑檀那。
背後計邪欲。面前念佛陀。可憐如此者。烈祖奈伊何。
克已古猶少。求人今已多。禪徒當勉勵。一日莫空過。
元旦
萬象森羅清淨身。現成公案法王輪。榮觀不盡家山
路。缺樹開花劫外春。

無孔笛

祖祖弄來無孔笛。希聲發越動天神。耳聞不似眼聞
好。須問着機關木人。

元旦

屋後青山逐年均。庭前梅葉歷寒新。嗔老僧當軒大
坐。

癡頑

兀兀癡癡。灰頭土面。不讀儒書。無攤佛典。

元旦

投老幽林恣屈伸。灰頭土面懶逢人。東風莫使雪消
却。閉戶菴中別是春。

和

山家風雪遠離人。蟄坐衾寒春不春。乍得清樽起驚

躍。獨吟獨酌樂頻頻。

大聖寺觀梅

樹形如舟

大聖老梅冠信州。奇形現出極風流。春來花發似何物。恰是寒江雪夜舟。

行空問源空云。聞預彌陀來迎。有之麼。源空答云。待汝以手取虛空時。必可預其來迎。頌云。

彌陀來迎。或答取虛空。智者不疑著。愚人則無通。隨聲天與地。以色西又東。心路相殄處。當陽覲面中。有俗士來問。古人謂人人有一卷經。如何是一卷經。予答云。

出息入息。自朝至暮。自暮至朝。佛佛祖祖。

和歲首韻四首

新曆一四還一期。年年代謝不量知。可憐蜂蝶或黃鳥。徒耽春風無了時。

二十年間徒苦辛。閑花佳節不干身。而今老去無精力。淡淡濛濛懶對人。

高捲疎簾管領春。百花莫笑我窮貧。飯山今歲有歡。更米賤酒多足四隣。

東君來也。万福珍重。都盧大地。和氣仁風。

元旦三首

不與乾坤同化春。閑房世外喜津津。十洲三嶋無求
意。自負山根一老人。

住此山翁春幾回。不成一事打眠來。行年六十知音
少。伴得菴前松竹梅。

我此茅菴遠俗塵。岫雲溪月稱意親。新年運用又依
舊。徒傲春風老倒身。

即心即佛

不斷諸相。豈厭萬法。佛祖門中。無嫌底法。

非心非佛

堂堂馬大師。向外揚家羞。咄非心非佛。藏身突出頭。

煩惱即菩提

運用得無礙。煩惱即菩提。別存修道意。欲東却奔西。

和魯公詩

紫岩靈跡景無邊。了了全提格外禪。右妙峰兼戶隱
對。左高社與劍峰連。門前澗水朝東去。寺後林巒邀
月鮮。為報參玄諸禪德。急來此土送殘年。

桃花下傾盃

靈雲見悟道。端老詠傾盃。欲會禪無意。直參這裡來。

松風

時時弄舜絃。妙妙又玄玄。醉後南窓下。趙州一味禪。

無柱奏牙琴。非泉送冷音。矮檐炎熱暮。頃刻直千金。
感春二首

愜意希兮違意多。花開未幾早辭枝。無常轉變皆如
是一事。心頭不可期。

多年相慕乍逢渠。理盡詞窮所有空。三世如來終不
會。家山雲散月朦朧。

次舍隱堂雅文喜予詩之韻

錦上鋪花無点塵。言言句句妙驚神。再三吟詠稍通
曉。初識蒿萊有此人。
或以酒贈一僧。有詩。余亦戲作。

衲僧無法門。格外一乾坤。醉可唾彌勒。何信佛蘊言。

秋夜雨

秋至林間自寂然。撲窓落葉荐驚眠。二更未上劔峰
月。不識今宵是兩天。

和韻

惠風宇宙均。舉國物皆新。倚牖愛兒子。出門謝客賓。
野村煙裊裊。山澤氣伸伸。多歲清平世。共欣堯舜春。

答人來謂以酒買好詩

懶衲無錢關所思。花晨月夕動顰眉。急敲難釀代酒
句。願免新詩買舊詩。

鼻祖忌

隻履西皈幾許年。諸方風色暗寥然。玄冥霜後楓林
曉。處處爭朱一樣天。

遊信之政君亭庭有池賦所見

曲曲盆池惹匠巧。陰陰樹下戲魚吟。因思九負斜陽
興。引得微涼清味深。

本心智鏡流

思慮絕處。心為在此。善應無方。如月照水。

送一嶽坊之京

洛陽自此數千里。山嶽嵯峨行路難。為報輕輕莫過

徑。元來大道透長安。

獨夜聽雨

夜色蕭蕭夢回成。胡牀兀坐二三更。當時務觀嘆何
夏落盡林花兩滴聲。

和

千古難耕那一田。西天東土耐蒼天。請滿智水除荒
草。時節到來免凶年。

鼻祖忌

千古儼然相未泯。威風凜凜祖師神。誰言隻履皈西
去。霜染楓林面目新。

雪

夜色沈沈寒逼來。開窓庭上白沙堆。騷人殊覺玄冥景。叵耐園籬萬點梅。

寒夜見書

夜色沈沈不用眠。披書燒炬伴爐邊。心融妙理身忘倦。遮莫更深霜滿天。

月夜訪朋

良宵佳月稱心明。起訪僧房吟履輕。漸到林丘靜傾耳。牕前杳聽讀經聲。

悼夫妻死別

死別無常去不回。悲哀戀戀至天明。何人竭得愛河底。動靜起居情更情。

遊小管山

小管山頂多勝夏。歲歲登臨慰此生。古殿沈沈心肅肅。石泉濺濺耳清清。櫻花藏徑雲痕白。松籟繞溪月色明。乘興恍然忘出處。鯨鐘為我報皈情。

藤棚

蜿蜒庭除藤。避暑架成棚。紫白如聯玉。小遊忘日長。

恨春

催花雨兮妬花雨。何夏天心有兩般。昨夜東風叩窓

戶。殘紅落盡一庭寒。

題剪絲梅

是作何人手。白紅自宛然。惜哉唯欠一。風不送香荃。

悼蝶

暮春雨過樹蒼蒼。紅白飯根圓覺場。蝴蝶豈知觀法
夏。可憐旦夕啻悲傷。

親友夜話

偶速親朋夜對牀。殘灯挑盡話猶長。忠言往復機
合。鏡不圓兮鑿不方。

送人

鳳窩鷄峙經幾年。能惹子弟膽吾門。江城景美莫空
過。當以功名報四恩。

除心性。別無淨土彌陀。

念生忘淨土。心悟拜彌陀。唯向性中了。外求莫入魔。
拈香

生死壽夭定有約。只認假緣起執著。我為亡人通一
言。還教雙親得常樂。

維摩不二法門

毘耶城裡老維摩。倒腹傾腸不二門。大小文珠難掩
耳。至今一默殷乾坤。

常住不怠

行住坐卧。無聖無我。常轉此經。刹那不惜。

誕生會

狂兒出產二千餘。後代雲門計太平。惜矣棒頭運八刻。至今四海且無清。

遊酒家戲作

何戒忌憂物。我止信彌勒。可憎老釋迦。妄說辜飯孰。

示眾

疑團即破後。古如喪。烤妣。事頓難為除。慎終當如初。

鐘二首

利鑿常提坐紅塵。日久月深知得神。無影樹根無作術。依然本是舊時人。

纔有偏倚。所作不利。恰恰無心。活潑潑地。

水月

以兵法家上之刀之銘
以水月一題之附一頌

一月万水。万水一月。刹利塵塵。間不容髮。

旅客

雁聲半夜喧孤枕。客夢驚回思最深。宇宙乾坤此間者。不知誰免這浮沈。

寄三哲醫生

哲人任物思無邪。自得逍遙好運為。此是長生仙術

要深當唇齒莫狐疑。

悼入亡小兒

夭夭花顏八歲春。狂風一陣耐悲歎。從今不用倚門思。曠劫愛河何日乾。

和松城小松氏臘八之韻二首

冷坐六年毛骨寒。見星了悟太無端。痴頑不會生真解。伶俐吹噓耐熱瞞。

念念念時隔法界。心心心則渺江干。欲行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要關。

送駿之團上人

從來祖祖一都盧。頂上鍊枷千萬鈞。他日還鄉莫容易。叢林風色不堪春。

坐脫

未后一句。死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

正受老人自贊

這老天生。太煞顛頑。舉國貪言。無分曉漢。

印證

僧惠端。居予膝下多年。竟了一大事。則就予請別稱。字之曰道鏡。仍賦一偈以祝遠大衆。脫去全身。萬法如如。一言咄出。震動乾坤。

正受老人崇行錄
寬文元辛丑仲秋

大仙末葉至道菴主

讚辭

灰頭土面 破衲欄衫

燒無難之法語

斥東陽之碧岩

一兩箇求真風扶起於滅絕

四十年試正念相續于險巉

拱手黑醜 齊奪入天祥福

轉脚魔界 悉碎佛祖玄函

但呵天下失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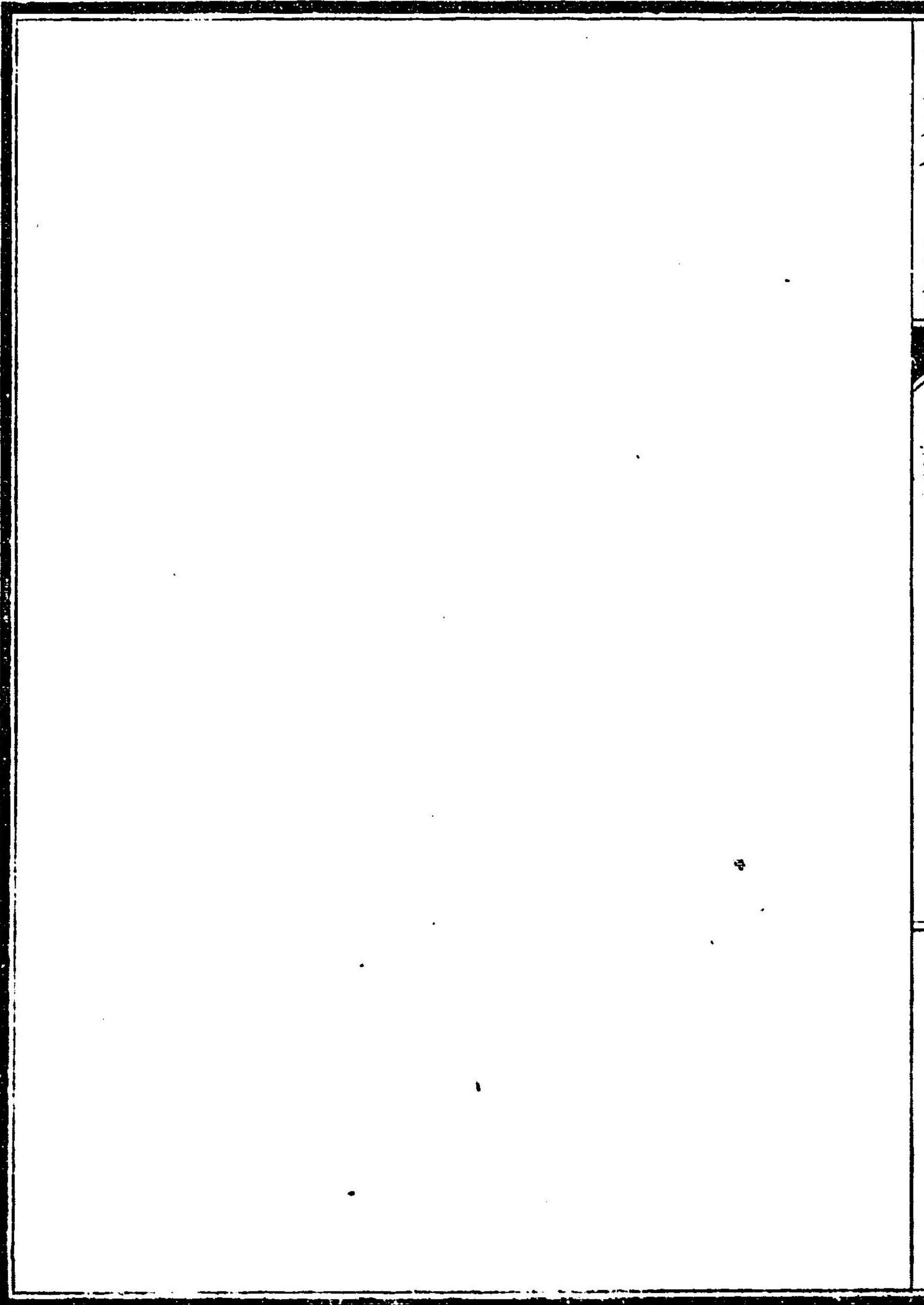
不省自家無智監

嘆

誓首飯山端古佛 一生韜德倚雲嵌

懇懃相送底時節 轉使兒孫喫苦鹹

正受老人崇行錄畢



跋

予嘗讀白隱禪師年譜始知有
 正受老人矣蓋老人之接師教
 以惡辣鉤鉅師竟以此為問出
 宗道以空尋常老猶短乎友人
 壘田南邨探市獲老人詩稿見
 示予驚喜曰是當年所燭照而
 覓者急走質之因覺妄正之亦

取其精而後教而得其語錄又
按宗其以實於法書及以解以
纂其之能保利以公於日好者
予乃附一言以記獲之奇運善
物之昭晦亦有教而存也歟

丙子冬

此言乃士好海



明治十年六月三日出版御届
同 年同月三十日出版

著述人

今北 洪川

神奈川縣下鎌倉郡山内村
圓覺寺住職

當時寓所府下第四大區
六小區下谷茅町拾番地

右同縣
建長寺住職

出版人

渡部 碩敬

當時右同區同所寓居

臨濟宗書籍御用所

明教書肆

尾張町二丁目拾八番地

